



第452期



地理上的万里边关，从来离人们很远，鸿雁难传情，家书抵万金。心理上的万里边关，自古离人们很近，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君子于役，有人牵挂他‘苟无饥渴’；有人即使‘家住层城临汉苑’，依然‘心随明月到胡天’。”

边关有爱不再远。边关的爱，自有边关的味道。边防军人的“风花雪月”，是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当一个女孩选择成为一名边防军人的妻子时，意味着她注定将付出超越世俗婚姻的爱与艰辛。

当别人的丈夫“明月夜、与伊著眉上”时，她的丈夫正“头顶边关月，心系天下安”。试想，得有多深的爱才能说出那句“他爱边防，我爱他”。当别人有丈夫做家里的顶梁柱时，她要带着照顾老人的“女汉子”。试想，得有多深的爱才能说出那句“他要做国家的脊梁，我就做他家里的脊梁”！

正因这份厚重的爱，她们追随丈夫的脚步到达过中国陡峭的雪山、广袤的沙漠和蔚蓝的海洋，领略过万里边关的大美，也品尝过卫国戍边的孤苦。正因这份厚重的爱，她们把思念藏心底，把责任扛上肩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给了丈夫最贴心的鼓励和支持，让万里边关不再遥远，让祖国边防坚如磐石。

边关有爱不再远

胡永峰

有爱，那还成个什么世界？

清河口的春天没有花，清河口的官兵却有爱。清河口是远离都市繁华，却生长着非世俗爱情故事的一个世界——一个属于中国边防军人的爱的世界。

之间还隔着数百公里的戈壁荒漠，这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生命禁区”。这里，驻扎着一群年轻官兵——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一营。

诗人说，春天没有花，人生没

清河口，其实既没有河也没有水。这个听起来清澈、水灵的地方，位于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有的只是寸草不生的黑山头、茫茫无际的戈壁滩和一年到头的沙尘暴。

这里与“春风不度”的玉门关

天边边的兵，遇见沉甸甸的爱——

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来看你

■本报特约记者 付晓辉

在清河口边防连，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这里的军恋、军婚，倔强演绎着一个个纯真的传奇。一位来连队采访的记者感慨：爱情，别人因为看见而相信，他们则是因为相信而看见。

穿越大半个中国去探亲

今天，网络无限压缩着时空，让生活越来越便利。但在万里边防线上，时间和空间仍是难以跨越的维度

半年前，得知丈夫莫文龙要去离连队18公里的哨所任哨长，身在广东省德庆县一个偏远乡村的妻子林敏茹第一次认真想了两人的距离——

初见时，两人读同一所高中，近在咫尺；恋爱时，莫文龙去了合肥读军校，两人相距约1400公里；结婚时，莫文龙军校毕业回到老部队所在的内蒙古额济纳旗，主动去了最偏远、最艰苦的清河口边防连，两人相距约4000公里。如今，又多了18公里。

4年前，林敏茹决定结婚时，闺蜜力劝她：“见上一面都要走8000里地，你可想好了，8000里啊！”

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将军诗词里的豪迈，即使在高铁如梭的今天，也并非人能及。当林敏茹的父母得知，很少出远门的女儿要带着外孙女去内蒙古看女婿时，他们找来了地图，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简直就是要穿越中国呀！”

1月11日大清早，一手拖着半人高的行李箱，一手牵着3岁半的女儿，林敏茹出发了。一路汽车、火车，穿行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山西6省1市，再横穿半个内蒙古，历时71小时。

1月15日，林敏茹母女俩终于到了清河口。上车时，南国老家和风习习、阳光灿烂，18摄氏度；下车时，北疆军营千里冰封、银装素裹，零下19摄氏度。

曾有亲戚问林敏茹，莫文龙家境不好，父母身体不好，人又长年守在边防，嫁给他值得吗？

站在清河口的黑山头上，林敏茹觉得，这个问题正如有人问莫文龙，跑到又苦又累的清河口当兵，而且一干就是10年值得吗？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懂的人自然懂，不懂得人永远无法理解。

负责核算官兵差旅费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财务科助理说，清河口连队已婚官兵15名，家属距离驻地最近的1478公里，一半以上都超过2000公里。

“我走过的最远的路，就是来看你！”对林敏茹和其他清河口官兵的家属而言，这句话里有爱恋、有浪漫，更需要有勇气。

2015年10月，上土何建荣随队去呼和浩特参加培训，培训结束能有3小时外出时间。

得知消息，一年多没见面、远在河南睢县的女友王亚军，专程坐了20个小时的火车赶来，陪何建荣买了3套保暖内衣、两瓶防冻霜。3小时后，何建荣向北走向边防，王亚军向南再坐20个小时的火车返回。

南下的列车上，得知王亚军来回坐40个小时的火车，只为见男友3小时，两个女大学生唏嘘不已，连连说“看见了爱情”。

因为爱情，何建荣和王亚军已于前年结婚，去年还有了爱情的结晶。听了何建荣夫妇的故事，一位来连队采访的记者感慨不已：爱情，别人因为看见而相信，他们则是因为相信而看见。

苦涩常人难以忍受，浪漫常人难以享受

爱情是浪漫的，但当爱情有了边防军人这个定语，浪漫便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清河口人烟罕见，几乎与世隔绝，但你要认为戍边人的爱情注定苍白苦涩，注定与精彩无缘，那你就错了。



清河口官兵日复一日的的生活，就是在祖国北疆的边防线上执勤巡逻(图①，熊峰摄)，只有家属和孩子来队，才让遥远的边关多了几分小家的氛围。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清河口，军嫂李敏茹走上岗哨，想要体验丈夫莫文龙为国守边的生活(图②，张琦摄)。副连长张琳一家三口则在营区两棵象征扎根边疆的大树下拍下了“全家福”(图③，殷鹏翎摄)。

上土周登金在执勤巡逻之余，历时4个月，给未婚妻准备了这样一份“情人节”礼物：

1000个千纸鹤——一心一意爱你；
一个中国结——结作同心结；
一罐黑土——我脚下的土地。

时隔3年，已成为周登金妻子的李群还清晰记得自己收到礼物时的感动和温暖：天边边那双摸惯了重机枪、满是老茧的粗壮大手，叠出了世上最别致的千纸鹤、编出了世上最精巧的中国结。

爱情是浪漫的。但当爱情有了边防军人这个定语，浪漫便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清河口最不缺的就是石头。每次巡逻，看到漂亮的小石头，莫文龙都会捡起来，隔段时间就寄回家。家中，妻子的梳妆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头：黑的、白的、红的、黄的、泛着金光的……至于送石头的个中深意，两口子都心照不宣：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因为聚少离多，中士贾清双和妻子宋月隔着手机吵了一架。

贾清双是在大三时参军来到清河口的，服役两年后，他放弃学业，留队选取了士官。大学时的女友宋月毕业后做了一名语文老师，她支持贾清双的决定，并作了一名清河口军嫂。

吵完架，贾清双看到宋月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女人到底想要什么？无论她看起来想要什么，她想要的终究只有两样东西：很多的爱和很多的安全感。

贾清双看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可给妻子打电话没人接、发信息也不回，显然还在生气。

夜里，终于给宋月拨通视频电话，贾清双找来会弹吉他的战友伴奏，对着镜头深情并茂唱了一首妻子最爱的《成都》。见妻子神色有所缓和，他又背起了林觉民的《与妻书》，当背至“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三折”时，对面的宋月哭了。

这被大家称为“清河口史上最浪漫的求原谅”。清河口的爱情就是这样，他们的苦恋常人难以忍受，他们的浪漫常人难以享受。

指导员杨浩的妻子田茹是在去年除夕夜真正读懂丈夫的。那天夜里，她

陪着丈夫在连队站岗，头顶满天繁星，脚下戈壁辽阔，远方烟花绚烂，耳边爆竹声声……“他守着国，我守着他”。

田茹说，她也曾以为浪漫是金玉露、花前月下，是举案齐眉、你依我依，但做了一名边防军人的妻子，现在觉得，那些浪漫都是别人家的事情。

爱情只能用爱情来偿还

清河口，天地寂寥，长久的孤独让官兵大多沉默寡言，可官兵的心灵世界却纯洁丰富——爱国、爱军、爱地

走进清河口边防连，谈及军恋、军婚，记者从官兵及家属口中听到最多的词就是“心疼”。

2016年8月，汽车班班长郝瑞的妻子李娟带儿子来队探亲。那几天，清河口出奇的热，热得温度计都“罢工”了。

家属来队住房原是连队的杂物间，狭小简陋，没有空调，夫妻俩把两个小风扇都给儿子用。郝瑞心疼妻子热得睡不着，便打来一盆凉水，用扇子蘸上凉水给李娟扇风。

“我不困，你睡吧！”备战比武忙活了一天的郝瑞强忍疲惫睡了一半夜，而侧躺着的李娟感动了一半夜。在那个漫长、酷热的夏夜里，一个人假装睡不着，一个人假装睡着了。

清河口，天地寂寥，长久的孤独让官兵大多沉默寡言，可官兵的心灵世界却纯洁丰富——爱国、爱军、爱地。深情必是寡言的。简·奥斯汀说，要是爱你爱得少些，话就可以说得更多些了。周国平在《人与永恒》里也写道：真正打动人的感情总是朴实无华的，它不出声，不张扬，埋得很深。

前不久，上等兵李惠东的女友来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差，想绕道清河口，看两年未见的李惠东，没想到被拒绝了。这个年轻的“95后”战士坦言：我也挺想见她，可路不好走，又刚下雪，心疼

她路上遭罪，更怕她出事。

因为“心疼”，爱情只能用爱情来偿还。

那年，排长李巍达相恋3年的女友专门抽时间来队探望，乘车走在戈壁滩的“搓板路”上，一路颠簸一路呕吐。途中遭遇沙尘暴，飞沙走石的场景更是令她胆颤心惊。终于踏进营门了，看到又黑又瘦的李巍达，女友憋了一路的委屈，一句也没说出口，只是心疼得直掉眼泪。

夜里，女友坐在山上，听李巍达讲戍边故事。得知这儿冬天奇冷，夏天酷热，春秋沙尘暴肆虐，常年干旱缺水，半年前最后一位牧民也搬离了清河口，女友更心疼了。

第二天，她主动提出为连队官兵表演一支舞蹈。舞跳到一半，眼泪又止不住流了下来。她向全连官兵深深鞠了一躬：“来之前知道这里很苦，可没想到这么苦。”后来，姑娘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毅然嫁给李巍达，成了一名清河口边防军人的妻。

在清河口，每一段爱情背后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恐惧与无畏、动摇与坚定、世俗与崇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清河口军恋、军婚，倔强演绎着一个个纯真的传奇。

“原谅我只能从心里敬佩你、祝福你”

那些为军人而生的女人，心中有最深的感情湖，能忍受最长久的孤独，也能抗衡难以预知的痛苦

传奇的背后总是有不同寻常的艰辛。那天，通信班班长、四级军士长游清华的妻子李凤就委屈地哭了。

夜里，李凤不慎从梯子上重重摔下，她忍着剧痛，把熟睡的女儿托付给老父亲，自己托着摔断的手臂打车去医院。

出租车上，电台里正播放一首叫做《等待》的歌曲，“几年前，你一走就没回来，从此我的爱变成了无奈……”等待，永久地

等待，树叶绿了又黄，你还没来……”

想想自己恋爱3年、结婚8年，丈夫游清华每年休假1次，因为路途遥远、父母生病等原因，自己只前往清河口探亲过1次。11年来，两人团聚了12次，日子数都数得过来。这首歌，完全像是在讲自己，猝不及防，李凤哭了。

哭过之后还得坚强。到了医院，一个人挂号、缴费、住院……直到做完手术，伤臂植了12枚钢钉，李凤才告诉了游清华自己的伤情。

“她等了11年，盼了11年，唠叨了11年，但也铁心支持我11年。”妻子的支持，游清华都记在心里，并用最好的工作成绩回报。他在清河口一干就是16年，已成为连队最老的兵、全旅最好的通信兵。

那些为军人而生的女人，心中有最深的感情湖，能忍受最长久的孤独，也能抗衡难以预知的痛苦。

在清河口，第一年休假探亲，第二年休假结婚，第三年休假妻子生产……似乎就是一茬茬的恋爱成婚史。就像歌曲《等待》所描述的那样，等待另一半归来团聚，是这些边防官兵的爱人经年不变的主题。

有人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也有人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熬尽信心，曲终人散。

连队军医赵俊飞在呼和浩特进修期间结识了一位姑娘，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领了证，只待良辰吉日完婚。然而，进修很快结束了，赵俊飞重返遥远的边防一线。

一年见一次，渐渐地，姑娘不乐意了，提出离婚。赵俊飞至今记得姑娘的“离别赠言”：“对我来说，你就像生活在遥远的天边一样，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连一个电话都无法打，原谅我只能从心里敬佩你、祝福你”。

这成了清河口边防连历史上，迄今唯一一次的离婚。

还好，可爱的人终有人爱。后来，赵俊飞与内蒙古财经学院的一名年轻讲师相识相恋，两人婚后生活幸福，比翼双飞，一个成了优秀边防干部，一个读了博士。

版式设计：梁晨